

是遵循还是背离：尼娜·列维访谈

To follow or deviate:

Interview with Nina Levy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尼娜·列维(Nina Levy)，耶鲁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美术硕士。曾在芝加哥Peter Miller画廊、文化中心举办过个人作品展。布鲁克林美术馆、纽伯格艺术博物馆、迪柯多瓦博物馆以及雕刻公园都曾展出过她的雕塑作品。前不久，列维刚结束了在Aldrich当代艺术馆、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市罗斯福岛的雕刻中心以及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的户外作品展览。2006年，又有一个展览即将在华盛顿国立肖像画廊上演。

在当代艺术追求个性、自我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雕塑形式是遵循还是背离，尼娜·列维将为我们细细解答。

简·里雷（以下简称里雷）：你是如何开始艺术创作的？

尼娜·列维（以下简称列维）：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我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我设想过我将来要做些什么事。在我父母看来，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使他们非常头疼。虽然，我父母都是设计师，但在他们看来，当艺术家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而且，他们一直都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我明白他们是希望我选择一条更好的事业发展道路，因此我在接受高中、大学教育的时候一直都在说服自己远离艺术。

里雷：哪些因素影响了你的早期创作？

列维：早期，路易斯·布尔乔亚的作品、以及雷·查尔斯和罗伯特·戈贝尔四五十年代做的作品对我影响比较大。同时在一六十年代兴起的身体解放理论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身体在此之前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就以塑像为例，它往往是一种公认的社会地位的纪念性象征。然而，这种观点在一六十年代都开始逐渐被颠覆。如今面对科技的围攻，身体的意义越发地被消解、解构。就这一观点，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相关资料，对此我也十分认同。

里雷：尽管你深受身体解放论的影响，但是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仍然会看到某种传统纪念雕塑所追求的典型性在里面，这对于你是否是一种矛盾？

列维：如今，再来谈论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在我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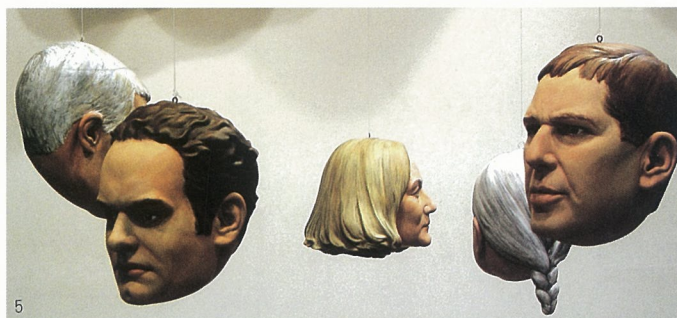


时候，我然会去试图追求一种纪念意义的象征性，因为这种象征性毕竟会给人以深刻的视觉印象。尽管我已经意识到这样会比较愚蠢，认为这些想法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仍然又会回到这些观念之中，愚蠢不断地在重复，所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愚蠢的想法。

传统纪念性雕塑对于“典型性”的强调，是努力寻找表现对象最为有说服力的一面，那么最终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有表现性。这一点是非常吸引我的，当我在选择如何用一种语言效果去描绘身体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避开它，否则就会形成一种不协调的效果。尽管当代的作品就是要追求一种不协调，但是惟有有意识的不协调才能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在最初的几年中，我尝试着运用一种语言来创造有说服力的图像。这也使我对基础的技术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过多地强调技术就会涉及到材料的运用，以及皮肤和肌肉的表现等细枝末节的问题，因此在我大学毕业后，我就更多地避免从技术这个角度来思考我的创作了。

里雷：在你的早期作品中，你创造了大量复合图像，然而现在却很少了。

列维：我一直都在做商业作品。最初，我只是为了帮助我的父母，而当我离开学校开始雕塑创作的时候，它就成了我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在我的商业作品中，我做了大量的塑胶品，这些作品对我以后的



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譬如前段时间，我对手工制作的物品和大量生产的物品间存在的联系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同时在5个和500个事物之间进行了创作。另外，我对日常生活中的雕塑品以及它们的影响范围也非常感兴趣。如今，这件作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或者说，这种社会性就像消费者，而这些物品就像是消费项目。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作品已不再那么关注制作那些你能从沃尔玛买到的诸如牙刷、钥匙链之类的东西，那些都是我过去常用的。而现在，我主要做一些活动的玩具，以及糖果盒、保鲜盒之类的东西。目前，我正在做玩偶。在某方面，它能将我带回到传统的外形之中，因为在那个时候，成形的雕塑是不存在的，思考显得非常愚蠢。在美国，会有数以百万的人去购买洋娃娃和小的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小摆设。很显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们对我塑造的疯狂兔子和“宝贝肖恩”很感兴趣（我讨厌他们的这种看法），可见这些东西里一定有引人注目的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雕塑玩偶能直接将我带回到成形的作品之中。

在最近几年，我对复合性作品的兴趣已经不大，但对心理的动态的作品很感兴趣。虽然它们没有完整的身体，但这种汇集了心理因素和动态的作品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最近，我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实际了，而这一点正好引起了我对外形（到底有多实际）的兴趣。在另外一种类型的雕塑中，构成作品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容器，一个有用的事物，又或是一个装饰性的事物。因为我们与我们的身体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对于外形的解读必须是非常精确的。这些年来，我变得越来越没有想象力了，或者说是在展现作品本身时更放松了。其实抛开附加在这些东西表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也许它就只是一个盒子或一辆汽车。因此在最近，我排除了作品中所有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里雷：你的作品是如何制作的？

列维：参展的作品都是用浇筑的方式制作的。因为中心的装置将被悬挂在天花板上，所以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又轻又平稳。在做那个大头像时，我在泡沫塑料外按了一个铸模核，然后小心地切割泡沫塑料以保护石膏和其他的混合物。因为铸模是用橡胶和聚酯玻璃纤维做成的，所以看起来就相当于一个完成了的作品。通常当我进行浇筑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有两个塑像附有头，我就会用泥土来做塑像，将它处理得粗糙一点，然后再来浇筑。我之所以选择浇筑的方式来制作作品，是因为用泥土制作比较困难。而且从头像的尺寸和重量考虑，用泥土来制作也不合适。但我还是很乐意用泥土来做女性塑像。因为我很讨厌用嘴去咬泡沫塑料的感觉，也不喜欢那种阻燃的泡沫塑料，所以我不得不一直穿着用高密度聚乙烯合成纸做的衣服，带着呼吸器、手套，打扮得像是在用石棉工作一样。我就这样一直工作了三个月，幸好那是在冬天。虽然我很讨厌石膏铸造的过程，但在用泥土进行创作的时候，它的确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

我浇筑的所有作品都很漂亮，其中的技术问题从一开始就倍受关注，因为铸模的整个制作过程对我艺术品形式的影响非常大。由于我对将要做的模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我最初制作的模型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铸模的制作过程。最近，我刚把所有的作品浇筑出来，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我刚开始做这些的时候，我曾想过“10年后，我一定要雇人来浇筑我的作品”。然而现在，15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自己浇筑作品，这都得益于建筑模型基地给予我的帮助。

因为聚酯树脂具有毒性，所以一直以来，它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其实，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很多时间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我记得曾经接受过一个来自芝加哥郊外报社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她试图去挖掘艺术与运动的共通之处。另外，她还想知道如果我“有状态”，我会在什么时候进行创作。我的回答是“我常常感到不适、吃力、疲倦，经常都不在状态。因为穿着塑胶衣服、戴着呼吸器和橡胶手套，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里雷：你是如何给作品着色的？

列维：过去，我对尽可能地运用最少的象征性的色彩——所有的塑像和作品未完成的部分都是闪光的紫色和石灰绿——非常感兴趣。当我重新回到写实主义风格时，我会用喷笔给户外作品涂上汽车涂料，用手给室内作品涂上传统的油画颜料。在我看来，着色可以帮助作品保持它们的物质状态，而不是去模仿。相比之下，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做出的雕塑会变成一个比人假的人。用与实物大小一样的事物和使人震撼的要素来表现人。有些时候，用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效果，连我自己都会感到很惊讶。也许这就是一种对于外形的追求，制作工艺也就直接体现了作品的价值。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对制作的技巧工艺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它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不论是外形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种想法或许来自我做雕塑的背景，因为当你在塑造一个小狗的时候，小狗身上的一缕缕毛发就是作品的卖点。虽然这只小狗看上去像是背了一大包的球形门把手，但只要你将所有的毛发都着色，这些小细节就会变成它的闪光点。我开始有点讨厌这种观点了。

1. 夫妇 雕塑 尼娜·列维
2. 飞向托斯的女性 雕塑 尼娜·列维
3. 观者 雕塑 尼娜·列维
4. 托斯 雕塑 尼娜·列维
5. 众生头像 雕塑 尼娜·列维